



人生點滴

童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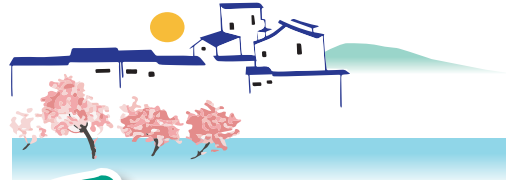
月牙狀的六方聯郵票黃綠燦燦的，一放到桌子上，讓嘈嘈雜雜的閱覽室一下子安靜了下來。那是香港郵政前一陣子發行的主題郵票：《二十四節氣之秋》。

閱覽室裏，坐着20多名來自深水埗東社區的小學生。他們小心翼翼地將郵票捧在手裏，幼稚的童聲開始輕輕地此起彼伏：立秋、寒露、霜降……接下去的45分鐘，我要和他們講一講秋天的這六個節氣。

為了這45分鐘，我頗費了一番腦筋：不同年級的小學生，中文程度也各不相同，以「中華文化」為主題講一期沙龍，以什麼做切入點才更好呢？那夜，窗外的風穿過社區公園裏高大的梧桐樹發出沙沙的聲響，一絲涼意拂過，啊！這是秋的音樂嗎？成年人，在日復一日為生計的奔波裏，難免會偶爾麻木，那麼孩子們敏感的心靈，會有怎樣的感知？在感知的背後，是否知道蘊含其中的中華文化？於是，就有了這樣的對話：「你怎麼知道秋天來了？」「樹葉黃了……」「會下雨，會冷……」「媽媽會要我多穿衣服……」

「你們知道節氣嗎？」「我知道，清明！」「秋分，好像那一天白天和晚上一樣長……」

我講起了節氣這件事，為什麼是中國人的文化傳統；我講起了節氣是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值得每一個中國人驕傲；我和孩子們一起吟誦着杜甫的《月夜憶舍弟》，尋找詩句中的家國——「……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學生問我：「為什麼月是故鄉明？」我反問這個讀小六的男生：「每年的中秋節，你和爸爸媽媽去哪裏看月亮？」他想了想：「一般會去寶琳，陪外公過節，然後一起去海邊看月亮。」我笑問：「美嗎？你會想起那輪明月嗎？」他恍然大悟。



百家廊

劉志華

電話鈴聲響起，婆婆的聲音從聽筒裏傳來，語調輕快：「阿媽今早去撈了些筍子，還撈了幾把青蔥，你們抽空回來拿。」

山間的竹筍才冒尖，溪邊的蕨菜剛蜷芽，婆婆總是最先知道。但凡有我們愛吃的山貨，她便不辭勞苦，翻坡坎、蹣蹣潤，前去採摘。若我們沒空回去，她便用保鮮袋裝起來，收進冰箱存放好。

婆婆是個閒不住的勤快人，骨子裏透着莊稼人的踏實勁。一年到頭，總能在田間地頭看見她忙碌的身影。農閒時，她還要去撿些零活幹。先生說：「阿媽，你都當奶奶的人了，在家享享清福不好嗎？家裏又不缺吃穿，何必再去受那份累？」「哎呀！呆在家裏老是這疼那癢的，還是出去幹點活舒坦。」任誰勸都不管用。她總說：只要還能動，就得幹活！

20多年前，家鄉修建水電站，水庫蓄水，老屋和祖輩耕種的農田都沉進了水底。搬到新村後，分的地雖少，婆婆卻總愛扛着鋤頭去地裏轉轉。鋤頭起落間，都是莊稼人對土地的眷戀，和骨子裏那份磨不掉的勤快勁。

婆婆的勤勞裏，浸透着莊稼人世代相傳的智慧。她抬頭觀雲便知陰晴，掐指一算就曉農時，知道什麼時候播種最合適。每塊地的脾氣她都摸得透，哪塊地該種菜、哪塊地宜栽秧，連田埂邊上該做點什麼都安排得妥妥當當。

婆婆的手藝在村裏是出了名的好，她醃的擦菜那叫一個香，酸菜也酸脆得恰到好處，至於她釀的米酒，更是



信而有征

劉征

我上個周日的時候睡了一個長長的午覺，起來的時候，整個房間都是黑的。秋天的光線稀薄、昏暗，透不過厚厚的窗簾，讓我一下子不知道那會兒是幾點鐘了。

不過我馬上就感受到了陽光。我拿起手機的那一刻，看到的第一個視頻，是一對小情侶前往意大利的Crema，但他們並不是隨意地就決定來到了這座不為人知的米蘭小鎮旅行，這裏是電影《以你的名字呼喚我》（Call Me by Your Name）的取景地。電影講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場邂逅，來自美國的博士生Oliver來到意大利小鎮做考古學研究助理，邂逅了一個同樣暑假在家的學生，他們就相愛了。這短促的只持續了一個暑假的愛情，卻成了兩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回憶。但凡看過這部電影的人，是很難忘記這座小鎮的寧靜和田園氛圍的。

電影很好地調度了小鎮的各種場景，讓這對愛人在這裏互相試探、互相磨合，就好像炎熱的夏天都是為了愛情才得以



心窩常開

潘明珠

當年「山竹」颱風肆虐陰影，嚇壞我們，腦海難忘，這個秋天遠赴文化交流的我，心情複雜，因怕受颱風影響被迫滯留……視頻緊貼報道「樺加沙」颱風來勢洶洶，89歲老媽子來電催我返家，更令我不知所措。

「山竹」風力超強，曾將我姐觀音山村居外的老樹連根拔起，觸目驚心。而今遇上颱風「樺加沙」，即使我老媽子住大廈，所有門窗都關密，也不一定沒問題，因「樺加沙」已經對杏花邨及港九多處造成大傷害及勁破壞呀！飛機停航，真要在內地滯留？老媽子肯定要擔憂心跳好幾天啊！

正當我苦惱之際，手機傳來佳訊，大隊決定改乘9月23日早上8點11分高鐵，晨早5點30分在下榻的酒店大堂出發，還將團員的高鐵票座位號碼發到手機給每個成員，效率神速，太令人感動。

高鐵是先從成都到廣州，然後在廣州轉乘到香港西九，當團友們都喜上眉梢時，沒料到竟傳來變化訊息，從廣州到香港西九的高鐵停運，嚇死人了，瞬間我振奮的心跌進水底了。我心急如焚，眼見在前往成都高鐵站的大巴上，導遊說正聯絡汽車，從廣州乘大巴去深圳口岸沒問題，我才稍微安心，只好聽天由命，望天公造美吧！

從廣州高鐵站出來，我和團友們見「樺加沙」風速未有更強勁時，關口還沒落閘，大家快速乘車，雨落下來

憶十號風球襲港回家

了。各人懷着忐忑緊張的心奔跑衝向關口，個個似是趕去投胎，其實是盼在十號颱風來到前趕返香港。

環顧四周，口岸水盡鵝飛人影稀疏，海關行李安檢處，無須排隊，只得我們這團人趕過海關。人心惶惶，行李雖亂疊卻又暢順輸出來，各團員均順利過關，更兼終有兩部大旅巴願在颱風下送我們到九龍塘和荃灣，雙喜臨門，大家不禁熱烈鼓掌了。

我坐上了到九龍塘的車，沒想到半小時就到，其他很多團友都搭港鐵回家去，我在九龍塘站停留看一下，此際無風雨很寧靜，令我驚異。想着「樺加沙」風暴即將來臨，九龍大街小巷無人無車輛，店舖都關門，看來似座死城。

老媽子又來電了，囑咐我快返家，已經煮好晚餐等我了，我向她報佳音，她樂了，鬆了一口氣。

我內心想起那兒童繪本《野獸國》，孩子瘋狂玩樂之後，結局終回到家，捧着媽媽給的熱湯，頃刻暖意滿心，我心內也同樣充滿回家的溫暖。



風球下趕赴深圳過關。作者供圖

無名勞模

一等一的好，又甜又醇。然而，比手藝更熱的，是她的心腸。對於登門求教的嬌子媳婦，她從不藏私，半生摸索的訣竅總是傾囊相授；左鄰右舍若逢春種秋收，人手短缺，即便人家不開口，她也會懷着一片熱心，主動前去搭一把手。

婆婆還認得許多草藥。車前草消炎利尿、金銀花清涼解毒、枇杷根止咳嗽化痰……那些在我們眼中平平無奇的野草，在她看來卻都是山野的饋贈。幾片葉，一把根，經她那雙粗糙的手細細捌飴，便成了濟世的良方。東家嬌子頭暈，西家娃兒起疹，只消和她知會一聲，她便挎上竹籃，躬身沿溪流尋覓。那枯瘦的手指在草叢間輕輕撥弄，總能尋回對症的「土方子」。

去年深秋回家，正趕上婆婆在樓頂曬葛粉。陽光直直地打在那些新製的葛粉塊上，白得晃眼。她手裏攥着葛粉塊，用力揉搓。粉屑便從她指縫間簌簌地漏下來，鼻尖和袖口都蹭到了白白的粉。

「今年收了四五十斤葛粉呢。」婆婆直起身來，拍了拍圍裙上的粉末，眼角的皺紋裏都盛着笑意。「還釀了一壺米酒，做了兩壇鹹菜……」她絮絮叨叨地數着，那些深深淺淺的皺紋裏，鐫刻着歲月的故事。有春耕時的辛勞，有秋收時的喜悅，更有無數個為我們操心的日日夜夜。

每逢佳節，是婆婆最歡喜也最忙碌的日子。她像準備一場隆重的儀式，早早便開始張羅：將木薯粉、葛根粉、鹹菜、米酒等土產，仔細地分裝、打包。小弟喜歡擦菜，媳婦偏愛

嫩筍，孫子獨鍾芋子包……每個人的口味喜好，她心頭都記着一本賬。待到團聚的親人即將返程，她便獻寶似的取出這些沉甸甸的「心意」，不由分說地塞滿他們的行囊。臨了，還要追出去多塞幾把剛摘的時蔬，嘴裏不住地念叨：「城裏的大棚菜，哪有自家種的味道好。」

婆婆是個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勤儉彷彿刻在了她的骨子裏。即便如今衣食無憂，她依然每天天色未明便起床，將日子操持得滿滿當當。在花錢上，她更是極盡斟酌，每一分錢都要在手裏掂了又掂，思量着如何才最值當。「爛衫好着，爛飯好食。」她常把這句老話掛在嘴邊。衣服磨出了毛邊也依舊穿着，我們若給她添置新衣或買些吃食，總要挨她一頓數落，說我們糟踐錢。

婆婆從不說漂亮話。田埂上彎着腰幹活的身影，灶屋裏飄起的炊煙，院子裏沙沙的掃帚聲……那雙結滿老繭的手，就這麼把一天天日子，都揉進了柴米油鹽裏頭。

在中國農村的廣袤土地上，像婆婆這樣的身影隨處可見。她們像田裏的稻穗一樣謙卑，像地頭的野草一樣堅韌。她們把日子過成了二十四節氣：驚蟄耕地，穀雨插秧，白露收割，一年到頭，手腳從不得閒。

她們或許說不出什麼大道理，卻篤信「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這最樸素的智慧。她們只求「倉裏有糧，心裏不慌」這份最實在的安穩。

正是這千千萬萬個無名的她，用汗水與堅韌，成為了中國大家庭最堅實的根基，撐起了一個個溫暖的家。

實證主義愛情

存在。這對前來Crema旅行的情侶完全是因為這部電影才來到這裏，就好像我們前往維也納不是因為它是意大利北部僅次於威尼斯的第二大城市，而是因為這裏曾是「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故鄉。

兩人邊遊覽邊拍視頻，視頻的每一個角度都復刻着電影當中親密的鏡頭。當陽光從鄰鄰的波光轉移到他們的身上，照在那位男生仰躺着的、正面的臉，讓他不得不側過臉來避免激烈的光線。這時候，他的女朋友就趴在他的左手邊，用雙手支着草地，也轉過頭來斜着眼睛看他，臉上的表情很溫和，從側面就能看到她在笑。身後是那個電影當中兩位主角秘密私會的地方——一個很少有人經過的小水潭。我覺得這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去學習如何去愛，就好像愛情這種發自於內心的東西也是可以通過學習獲得的。

如果這時候你真的被感動了，你會不知道自己被什麼感動了。是這對情侶的愛？還是那對被他們模仿的情侶的愛？抑或

是，電影當中那個已經過去了70年的、虛構的故事呢？似乎有一刻，你願意相信愛可以傳導。儘管你知道，這對情侶可以去做法這樣的事，那本身並不是出於模仿而是出於他們有愛。但模仿讓他們的愛有了細節，成為可追憶的、有些矯情但很美。

同時，面對這個小鎮，更是讓這對愛人在電影當中看到的東西變得可以被觸摸、被看到了。這裏於是擁有了一種身臨其境的真實感。那獨一無二的氣候，各處停靠的單車，還有白花花石板地。街上懶散的人群是背景，但也是活生生的，你可能會關注一個老人，只是因為你在拍攝的時候，她心領神會地走過來讚揚你，那時候你們有些心意相通了。而你也通過她，與這座小鎮心意相通了。

我忽然想起有很多人現在乘了很久的飛機，遠遠地到了撒哈拉沙漠，一棟斑駁的房子，去看一個叫做三毛的陌生人的家。就好像他只要見證過愛情，他就擁有了愛情，這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啊！只要想一想，就很令人動容。



琴台客聚

潘國森

十多年前某日，一位工程界的前輩感慨地告訴筆者，他經手的工程項目「標書」都改用中文，而且還是簡體字云云！「標書」是指「勞務提供方」為爭取到客戶「招標項目」而提交的計劃書，內容要回應客戶的要求，詳列己方的方案，包括各種規格、價錢和完成日期等等。

商場有金句曰：「顧客永遠是對的！」貴客來自中國內地，要求得到自家公司決策人看得舒服的標書，倒也十分合理。香港人因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各行各業大多以英語為實際操作語文。到了今天，香港的醫務行業、法律行業仍是「重英輕中」。醫生律師以英語學習入門必須的專業知識，工作時雖然偶然也可以用中文漢語（主要是廣東話吧）向客戶解釋事務的方方面面，但是潛規則為「中英文如有分歧，以英文版為準」。

筆者中年以後由理科生轉為文科生，靠的就是中英雙語翻譯。回顧過去幾十年，經常聽到有香港人說英語的邏輯性和表達能力高於中文，從來都是聽聽就算。實情是我們都知道同樣一篇短文，用中文寫作，篇幅永遠短於歐洲拼音文字。主要證據是聯合

漢語中文效率最高

國官方文件若有多國語言版本，中文版永遠字數最少。

漢語的邏輯效率完勝歐洲語文的事實，近年在人工智能的應用上充分證明。中國科技人員改以漢語編程，造出來的人工智能模型比英語更省時、更省電！人工智能發展自電腦編程，過去西方長期壟斷電腦操作系統（Operating System），現在中國人用漢語作為媒介，專家已明言「漢語必勝」。

新時代經濟轉型，許多傳統行業會被新技術淘汰。汽車駕駛員高危，醫生律師也高危。不過情況也不是完全悲觀，有人工智能工具學會詐騙，竟然虛構法律案例，結果有律師誤信這新鮮科技，不查證就拿假案例上法庭，結果當然是輸了官司。

因語提話，英語老師這個行業亦屬高危。漢語華文將要取代英語英文成為下一個國際通用語言！人工智能其實早已「消滅」了我們「文字翻譯」這個行業。中國政府因應國際形勢，新一波的改革教育要減少學生學習英語的課時。中國太空站全用漢語，中國出售稀土材料也要買方提交漢語的申請。過去英語人（美英加澳紐）是國際「大豪客」（Big Spender），今後不論買家市場還是賣家市場，都要使用漢語華文。



琴台客聚

余似心

最近，我在社交媒體聽到一個名詞「婚內單身」，我相信現代婚姻中，有不少人正過着這樣或若若的生活。

有人在網上說：「當一把年紀了，無須糾結是否要離婚，最簡單的方式是不改變任何狀態，好好去享受自己的單身生活，過好自己。」

聽來，這是當婚姻不理想又無法一下解決的一種處理方式，尤其是對活了半輩子的人。不去辦任何分居或離婚手續，不去分家產，不變賣房子，甚至不爭吵，二人仍然一起生活，當子女的父母，外表看來一切不變，只是各有各的活法，而且還要好好過活，像回復單身般自由，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充實日子。或許這樣的婚內單身，較衝動地或勉強地作出離婚決定為佳，也不會為自己的決定錯誤而後悔。

婚姻是一門大學問，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有朋友在妻子提出離婚後，迫於辦手續。但妻子無工作，由於樓宇是聯名的，也不想女兒活在單親家庭

婚內單身

下。離婚後，一家人仍如常住在一起，只是主人房分成兩間。二人已沒有感情，法律上也沒有名份，離婚十多年仍舊一直住在一起。一個屋簷下，兩個單身人。

我想，不少家庭也有類似情況，夫妻二人早已沒有感情，甚至心積愈懣，但基於種種原因不選擇離婚。日出日落，過着公式化的生活，做名義上的夫婦。這種身份和心理，令許許多多人活得不愉快，一顆心變得僵硬。有些人在子女成長的漫長階段，都只是獨自操心 and 養育，這無異是婚內單身。

婚內單身這觀念，或許是一種心理解脫方式，一切不變，只是好好愛自己。無法改變現狀、不滿現狀的一方，去改變自己的心態和自我的身份，賦予自己新角色和新階段，然後安排自己作為單身人的新生活、另一个人人生計劃。當然這種方式對於某些家庭狀況並不容易，這名稱只是一個心理出路，無論面對什麼境況，過好自己最是重要。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於小某書刷到一則熱帖：樓主和友出遊，原以為是一場「放鬆身心、擁抱自然」之旅，沒想到朋友只熱衷「出片兒」。一天下來，不僅特種兵狂刷四大網紅景點，更被迫幫朋友拍了200張照片。愜意慢旅變成了以「出片兒」為唯一KPI的高強度旅拍，自己也不再是旅伴，而是身兼數職的攝影師、打光師、道具師和情緒安撫師。樓主疲憊到無力欣賞風景，最終高喊「千萬不要和出片兒姐一起旅遊」。從熱絡的回覆可見，事件不是孤例，許多人都心有戚戚焉。

「出片兒」，這個帶着北京口音的俏皮詞彙，如今已精準地概括了一種席捲當下的旅行新範式。它不再是簡單的「拍照留念」，而是一套包含前期攻略（研究哪個機位最火）、中期執行（攜帶多套服裝、道具，精準復刻網紅姿勢）、後期精修（將現實P成「氛圍感」大片）的完整工業流程。於是，我們看到愈來愈多「被出片兒困住的人」，他們成了鏡頭的囚徒。

海邊日落時，他們無暇感受海風的鹹濕和落日的壯麗，卻在為「如何拍出波光粼粼的剪影」而反覆調試參數。寺廟晚鐘時，他們也聽不見禪房鐘聲，聞不到人間香火，卻在為「哪個角度能拍出清冷出塵感」而輾轉騰挪。他們將「生活在別處」奉為主臬，卻用鏡頭將自己與真實的「別處」隔絕開來，最終只活在了手機相冊裏那個P過的「別處」。

這正是社媒時代「表演型人格」與「驗證焦慮」的直接體現。在賽博空間裏，生活成了一場永不落幕的展演，一張高讚照片，就是對「我擁有一個有趣靈魂」和「我正在過一種精彩生活」的權威認證。它滿足了人們

被看見、被羨慕、被認可的渴望。於是，旅行不再是純粹的個人體驗，而是一場面向觀眾的匯報演出。人們不再是為自己而旅行，而是為了朋友圈裏的那個「人設」在奔波。

當然，這不是說要放棄在旅行中拍照。攝影是記錄美好的本能，是凝固瞬間的藝術，也是分享喜悅的媒介。問題不在於相機本身，而在於人與相機的關係。當相機從「記錄眼之所見」的工具，變成了「規定眼之所向」的主宰時，本末便已倒置。

真正的解藥，或許在於重建一種「非功利」的旅行觀。嘗試着放下對「出片率」的執念，去來一場「無用」的旅行。在某個午後，不帶任何目的地在異鄉的街頭漫步；花上一個小時，靜靜地觀察一片葉子上的光影變化；與當地的攤主聊聊天，聽聽那些攻略上沒有的故事。

而拍照，也可以是更鬆弛、更自我的。拍下那隻在牆角打盹的貓，因為牠讓人感到慵懶和治愈；拍下那碗熱氣騰騰的麵，因為它的味道讓人想起故鄉；拍下同伴開懷大笑的瞬間，因為那一刻的快樂真實而動人。這些照片或許不夠「高級」，沒有「氛圍感」，無法在社交網絡上掀起波瀾，但它們卻是個人體驗的忠實見證，是未來某天能讓人瞬間重返當時心境的「記憶膠囊」。

说到底，被「出片兒」困住的人，是被一種外部的、量化的評價標準所困住。而旅行的終極意義，恰恰是暫時逃離這些標準，回歸內在的、真實的感受。當我們終於能夠將鏡頭從對準自己，轉向對準世界；將焦點從「我看起來怎麼樣」，轉向「我感受到了什麼」時，我們才能真正從鏡頭的囚舍中被釋放出來。